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

## 第十四回 憂國弱英雄別母 患學淺志士游洋

話說侯元首將學生們，喚到跟前說道：「日本現在將中國打敗了，中國又認承咱國為獨立國，看著這個形象，日本是想著要吞併咱們的國家。我看這個時候，是很艱難的。要想著保護咱的國家，除非是咱們全國的人民，都是一個心。但是這個事情，也非容易。我想這樣你們去上美國遊學，住了他們的學堂，學些個見識，有學問回國辦事，才能容易。我說這個，你們願意不願意呢？你們要願意的時候，我就跟雲大人說，讓他預備款項，就讓你們前往。然後我再和金玉均先生，在這個地方，開上一個報館，慢慢的開化這民的知識，等你們回來的時候，咱大家用心用力，以願全咱這國家，豈不是好嗎？」那學生們聽元首這些話，都一齊說道：「我等情願意上美國遊學，先生你就張羅著辦吧。」元首說：「你們既然願意，我心中是很快樂了。」遂命書童說道：「你去把雲老大人請來。」書童去了不多一時，雲大人來至書房坐下，說道：「先生有何話講？」元首答道：「無事不敢勞大人到此，請大人在上，洗耳聽我侯弼慢慢的道來。」

這侯弼未從開口帶憂容，尊一聲：「大人洗耳在上聽：我從小喪亡親生父和母，倚著那哥哥嫂嫂度秋冬。七歲時南學裡把書念，通達了史鑿四書並五經。常看那西洋各國人傑史，最愛慕華盛頓的好名聲。因此我這才想下出遊意，別兄嫂遠涉重洋到美京。在美國陸軍學堂畢了業，回家來不願居官在衙中。仁裡村選練農備兵一隊，教成了數百青年子弟兵。私心裡常把一抱回天志，總想要整頓家邦使國興。最傷心時氣不及命運苦，兄嫂又相繼而亡歸陰城。無奈何家中教姪把書念，連教那青年有力眾壯丁。想只要使喚全國皆成勇，好治那日本強徒來欺凌。那知道心志未遂禍爭起，為打賊得罪日本眾賊丁。黃海道交涉衙門把我告，一心要害我侯弼活性命。多虧了黃氏伯雄把信送，我爺兒兩個逃難離家庭。我叔姪飄零在外三四載，才能夠來到這座平壤城。多虧了大人收在尊府下，遂命我官府以裡撫兒童。僕不才自愧不稱為師職，學生們與我實在有感情。現如今已經交了十餘載，諸生們五經四書都全通。我侯弼今生沒有別的願，但願這學生全成大英雄。與國家作下一點大事業，保護著咱這國不至凋零。咱國裡日本屢次擋勢力，看光景是要把咱高麗坑。前幾年看著還有不怕樣，到而今十死只能有一生。只想要報國圖存無他策，就得使人民全有愛國誠。這事情也恐不是容易事，還得有幾個英雄意氣橫。要想使英雄出於咱的國，除非是上那美國求治功。那美國本是一個民族國，無論那君民臣等一般同。我想讓學生們去游美國，到那裡住在他國學校中。學了些了治國安邦大學問，回來時鼓吹民氣壯韓京。學生們全都願意出美國，但缺少學費膳費那一宗。因此我才把大人請到此，望大人預備款項送他們行。」雲在霄聽罷元首這些話，你看他喜氣洋洋開了聲。

話說雲在霄聽元首說了一片言語，答道：「先生見識甚是高遠。我也瞧著咱這國家，甚是軟弱，恐怕為那日本所滅，就是靡有什麼方法。今天先生想出這個道來，我是很願意的，但不知他們都是誰去？可是全去呢？」元首說道：「有金有聲、寇本良、黃伯雄、錢中飽、堯在天、侯珍、寇本峰、岳公、孫子奇、王順之、蕭鑿、趙適中、陳聖思、陳聖暇、雲在岫、雲落峰、安重根這些人。趕到他們走後，我在家中無事想，只要與金玉均先生，開上一個報館，慢慢的開化那百姓們的知識。大人你看如何？」雲大人說道：「先生的意思極好，那款項之事，全在我了。一年有千萬吊錢，夠他們十七個人花了。」元首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今日是大清光緒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，讓他們有家的，回家探探家，趕到下月初一日回來，初五日就送他們起程，豈不是好嗎？」雲大人說道：「這還很好。」

於是那陳氏兄弟回到劍水驛去了。至於岳公、孫子奇、王慎之、蕭鑿、趙適中五人，全是平壤城裡的人，也各自回家去了。惟有金有聲、錢中飽、堯在天，因為逃罪在外，寇氏兄弟與侯珍、安重根四人，全都靡家，所以都在雲府住著，單等著他們探家回來好，望美國去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安重根這年十七歲生，得俊貌魁偉，聰明過人。那些個同學的，誰也趕不上他所學問的，所以侯元首格外的愛惜他。他當日聽先生說要讓他們上美國住學堂去，樂得他無所措手足，就到了安太太的屋中，參見已畢，將上美國遊學的事情，對安人說了一遍。安人一聽，感動了無限情由，說道：「重根，你知道咱母子姪，這是誰家呀？」重根說道：「這不是我舅家嗎？」安人說道：「你既知道是你舅家，可知道咱母子怎麼到此呢？」重根說道：「母親，孩兒不是常問嗎？母親說是孩兒父親早亡，家中無人，才來到舅舅家住著。」安人說道：「那全是假話。原先我因為你是唸書的時候，要告訴你，恐怕你荒廢了學業，所以我拿那假話糊弄你。你那舅父舅母，我也告訴他，不然誰對你說？別人靡有知道的，所以你就拿那話，信以為真啦。現今你要遠行，我把咱母子到此的情由，對你說上一說，你可不要激烈呀，你要激烈，我可不告訴你了。」重根說道：「母親儘管講來，孩兒不激烈。」安人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聽為娘道來。」

老安人未從開口淚盈盈，叫了聲：重根孩兒仔細聽。怎（為）娘們本是京城一仕宦，你父親受過皇榜進士封。只因為京城日本常作亂，全家子才想逃難平壤城。帶著那家財細物（軟）離故里，這一日到了黃海地界中。想只要平壤以裡來避難，那知道中途路上遇災星。奇峰山日本賊為強寇，打劫那來往客商賣路銅。偏趕上咱家車子從那過，你父親騎馬就在後邊行。日本賊出山就使槍來打，最可歎你父一命歸陰城。

重根說道：「母親怎的，我父親還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嗎？」安人說道：「正是。」只聽重根哎喲一聲，跌倒在地，可就不好了。

安重根一聽父親為日人坑，你看他咕咚跌倒地流平。眼睛一閉絕了氣，三魂渺渺歸陰城。老安人見了公子跌在地，嚇的他滿面焦黃膽戰驚。走上前將公子忙抱起，重根兒不住的叫，連聲「我原先不讓你激烈，你怎麼還將這樣大氣生。叫了聲我兒快甦醒，少歸陰司多歸陽城。陽世三間熱如火，陰朝地府冷如冰。你今要有個好和歹，為娘我一定不能生。」這安人連哭帶叫多一會，忽聽的那邊公子哼一聲。

話說安人叫了多時，公子哼了一聲，睜開眼睛罵道：「日本哪！日本哪！爾與我有殺父之仇，我非報上不可。」安人一見公子活了，說道：「我兒不要生氣了，為娘還有許多的話呢。」重根說道：「母親再望下講吧，孩兒我不生氣了。」安人說道：「你要不生氣，再聽為娘道來。」

老安人復又在上開了聲。「我的兒本是一個苦命丁。三歲裡就喪了生身的父，咱母子也是幾乎把命坑。多虧了侯氏元首來搭救，咱母子才得逃了生。」

重根說道：「侯元首不是我的先生嗎？」安人說道：「正是。」

侯先生帶領農備兵一隊，打死了日本無數眾賊兵。因此才將咱母子命救下，這恩情猶如泰山一般同。到後來將咱母子接到他家裡，施銀錢埋葬你父屍靈。咱母子感恩不盡無的報，贈與他傳家如意物一宗。

重根說：「就是我們先生，現在帶著那如意吧。」安人說道：「正是。」

你先生又派兵丁人二個，護送咱母子來到平壤城。為咱們先生得罪賊日本，無奈何他也避禍出門庭。他叔姪飄零在外三四載，才來到雲老大人這府中。侯元首與咱母子恩德大，現如今又為孩兒你的先生。我的兒有朝一日得了地，千萬莫忘了元首好恩情。從今後先生你要當父事，可別拿娘話當作耳邊風。這是我母子所以來到此，我的兒今日才知已往情。這公子聽罷安人一些話，你看他眉緊皺怒怒衝衝。手指著日本東京高聲罵，罵一聲虎狼賊子名伊藤。你為何施下一種蠶食策，屢次要破壞我國錦江洪。立逼我皇上把商約來定，使你國無數強徒來行兇。看起來欺侮我國全是你，又害生身之父的活性命。今生裡要是不把他來報，我就算妄到陽間走一程。這公子越說越惱越有氣，忽聽的安人這邊喚一聲。

話說安重根指天畫地，直是罵那伊藤。安人說道：「我兒不要生氣了，上學房與你先生謝恩去吧。」重根聽母親告訴，只得來到學房，見了元首，雙膝跪下說道：「先生與（於）學生有救命之恩，置之度外，真是聖賢了。學生父親已亡，今就認恩師為義父吧。」說完就跪下叩頭。元首慌忙扶起，說道：「我早有此意，但恐你母子不允。今日之事，實在投我的心。望後那恩情之事，你母子不要提了。現下你們別要（處）逃（遠）走，可好好在家住兩天吧。」重根於是辭了元首，就回到他母那處，把上項之事，以訴母親，也是很樂意。

光陰迅速，不知不覺的，到了四月初一日，那些探家的學生，全都回來了。這個時候，雲大人將款項已經預備妥了。又預備下六輛車子，到了初五日，早晨起來，大家用飯已畢，雲大人、雲老夫人、安母與岳父諸人的家人，全來與他們送行。雲大人拿過十萬吊錢，交金有聲、寇本良二人，說道：「你二人年長些，可將此項錢帶著，好留著到那作學膳費用。自此後，我每年與你們匯去這些錢。你們好生學習，無負敝人之望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元首過來說道：「那這樣拿著不行。請我告訴你們，由咱這上美國，路經仁川，趕到你們到仁川的時候，有個會東錢店，是美人開的，到那打成匯票，匯到他國，拿著匯票再領錢，方能行呢。」金有聲說道：「記住了。」元首又從懷中取出一封信，交於金有聲，說道：「美國有一個外務尚書，名叫華聽，此人我在美國時與我同過學。上月他與我來信，說他新升為外務部尚書，到時將信交與他，讓他與你找學堂，才能行呢。至於這一路的事情，你與寇本良擔任著吧。你二人總要拘束他們這才是。」有聲、本良一齊說：「是，遵命。」當下囑咐完畢，那六輛車子全都套好了，東西也全都綁好了，出府正要起程，侯元首說道：「慢著，你們今日遊學美國，我有幾句要緊的話告訴你們。可要好好記著。諸生不知，聽愚師道來。」

侯元首未從開口笑吟吟，叫了聲諸位學生細聽真：「為師我因為學淺游美國，在他邦陸軍學堂安過身。因此我知道他國學堂好，才想讓你們諸人那邊存。現在時咱們國家甚軟弱，終久的恐怕為那日本吞。保國家在你諸人這一舉，在學堂可要千萬苦用心。那煙花柳巷不要去，戲館茶樓少留身。在學堂與同學總要和氣，別與人家把氣衝。咱們是為國求學問，拋家舍業是難云。在那裡你們要是不學好，怎對為師我這片心。雲大人為你們把款備，每年間須費三萬兩銀。你諸人心中常要懷此意，這事情關係咱國的生存。」眾學生一齊說：「是，謹遵命，不必先生苦勞神。」

侯元首囑咐完了那邊去，又聽的安母走來喚重根。「我的兒今日別母行遠路，怎不教為娘我掛在心。只一去就是五六載，但不知何日能夠轉家門。為娘我有幾句話，我的兒須要牢牢記在心。在道上不要各處胡游耍，到店裡不要狂言得罪人。上船時好好看守自己物，免被無賴之人來相尋。在學堂不要妄把功夫廢，省著讓為娘在家把心分。總要把國恥父仇常在意，斷不可忘了咱國那仇人。」安太太囑咐完了親生子，又叫聲諸位學生聽我云：「我那兒身青幼小不定性，望諸位可要規誡他的心。有不好儘管與我把他教，別使他任著性兒去浮沉。望諸位須要專心求學問，別辜負咱國花的這些金。」眾學生一齊說是遵命了。那安人轉過身來淚紛紛。元首說：「天道不早你們走吧。」那學生這才一齊跪在塵，施禮已畢皆站起，看他們一個一個淚沾襟。雲大人催著他們把車上，那車夫鞭子就在手內掄。轉眼間就離了故土之地，那安母猶且依稀倚著門。等著那車子遠了看不見，安人才一步一步轉回身。押下了安人回房且不表，再把那李樹蕭來雲一云。

話說那李樹蕭，自從將寇本良送走以後，看著他國家，一天比一天軟弱，日本人一天比一天強盛，他心中就著實焦燥。趕上這年中日戰後，他猶其看出他國不好了，但是沒有甚麼法子。這日忽然想起一個道來，說道：「我有三個知己的朋友，他們素常日子，也跟我常議論這保國的方法，今日我何妨再與他們商量商量，萬一他們能有道呢？豈不是好嗎？」說著就望那裡去。

單說他這三個朋友，一個叫李相[上占下內]，一個叫李緯鍾，一個叫李俊，本是一姓兄弟三人，俱是漢城的人氏。當日李樹蕭來到李相[上占下內]的家中，也不用門軍通報，自己就進了屋中。看他三人全在屋中，不知在那裡寫甚麼的。又看那邊坐著五人不認識。他三人一見樹蕭，急忙下得地來，說道：「賢弟來了，有失遠迎，赦罪赦罪。」樹蕭說道：「咱們兄弟，本是知己之交，那裡用著這些個話呢。」遂問道：「這五位客是那裡的？」李相[上占下內]說道：「你看，我也忘與你引見了，此人姓名金洪疇，此人姓高名雲，此人姓吳名佐車，全是安平北道人氏，此二人，一位名姜述堅，一位名姜述白，是我表弟，與他三位同鄉。」說完，遂一一與樹蕭引見了。大家敘見已畢，坐下。相[上占下內]說道：「我方才想打咐家人請你去，偏趕上你來了。」樹蕭說：「找我作甚麼？」相[上占下內]說道：「只因為我外邊堅表弟與金仁兄，想只上美國遊學，遂前來連（聯）合我們兄弟三人。我尋思要保護國家，除非有學問不可，他們來連（聯）合我去游美國求學，我是很願意的。所以我要請賢弟來商議，一同去游洋，求點學問，以保護咱國家，豈不是好嗎？」樹蕭說道：「我來也是為國家軟弱，沒有方法的原故，想只來與兄長們商量商量。今日這個道，實在是好，小弟那有不願意的道理呢？」相[上占下內]又在桌上拿一張稟帖來，說道：「這是我們方才寫的稟，想只上學部去遞，賢弟可以把名添上吧。」說著，遂將李樹蕭的名字添上。樹蕭說：「不去遞嗎？」相[上占下內]說：「為甚麼不遞的呢？」樹蕭說：「即想著要遞，咱就上學部去吧。」說罷，他們又一齊起身，出了李相[上占下內]之家，徑奔學部而來。正是：

平壤學士方離裡，漢城書子又出京。